

王維仁及其都市合院主義 香港理工大學社區學院·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東莞學校游泳館·南藝大音樂系二期·光隆小學·杭州西溪濕地藝術村·香港理工大學八期教學樓 **作品**
臺北花卉批發市場暨臺灣國際花卉貿易中心 | 荷蘭花園 | 崇友電梯 | 陸江A+ | 新潤峰墅
評論 投射的地平線 | 王維仁的建築 | 合院的重複與變奏 | 在城市中行走 / 在建築中行走
給未來的建築師 **第三屆台灣住宅建築獎初選入圍名單**



[論述]

合院自述：關於形態，織理和地點的筆記： 從地景到都市合院主義

Notes on Courtyard; Type, Fabric and Place: From Landscape to Urban Courtyardism

文、圖片提供：王維仁

1977台大活動中心的天井

王大閔的台大活動中心，在屋頂折板和柱廊的立面背後原來一個約九米見方的小院子，或者更應該說是一個二層樓高的方形天井。天井由混凝土的樑柱架構框出了一片天地，下面是一個方形的蓮花水池；院子周邊的一圈大紅色欄杆的廊道和黑色的木格窗內牆，裡面是代聯會、大學新聞社、詩社，台大青年社的辦公室。在那一個思想文化動盪激昂的年代裡，同黨或異己在台青社的走廊上辯論編輯和運動、胡適將渭水卡夫卡魯迅，當然更多的是年少的風花雪月。如果問我還記得那個時候的任何事件或人物，約略是透過天井水池的藍天白雲，面牆上的陽光和陰影移動，雨滴打在水面的睡蓮和鯉魚，還有夜深抬頭的星光和明月。

我想在這個文化空間成長的我們，多少都有這樣共同的空間經驗。

城市是生者和往者存在的偉大的地方，那裡許多的元素像符號，象徵或箴言一樣的被保存著。當假期結束，建築能留存下來的東西有限，然後塵沙再度的覆蓋了街道。在這樣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剩下的，除了重新開始一種重建元素和道具的執著，以期待下一個假期的來臨。

Aldo Rossi,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1981-1985澎湖的合院；1982-1992金門的合院

澎湖小漁村的四合院有點像雲南的「一顆印」，在五米見方的空間裡，框出一片碧藍的天空。地質系的我第一次跟著台大設計室作規劃調查，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建築空間，是人界定出來的自然。在那個小院子裡，從早到晚，陽光的陰影在地磚上的軌跡改變，炎熱的夏天卻顯得很乾爽，晚上看到的是方形世界外的漫天星斗和宇宙。整個暑假，走遍了小島水平的草原海岸，和石牆紅瓦的四合院，在地景和建築之間。

兩年後我退伍回台大又到了澎湖作聚落規劃。這個時候注意到了傳統合院周邊的改變，混凝土的盒子是合院也不是合院，新舊並存的各種不同程度的合院，是一種空間形式邏輯的演化，反映了功能和空間價值一步一步的改變。我讀了人類學的和形態學的理论，測繪了澎湖的大小民居，認真的寫碩士論文討論形式的變遷，理性的宣告了澎湖合院民居形態的終結¹；心底裡卻還是想著，哪一天會有人找我蓋一棵四合院嗎？

在金門一年多測繪了很多保留得很好的閩南四合院，華僑從南洋帶回來的殖民樣式，看到的合院不只是中國式的，還有洋樓合院和多種複雜的混合形態：第一進是洋樓廳堂第二進變成中國式服務空間；或者一個四合院的外廂房變成了洋樓。這種多元的文化形式特別令人興奮。走進村子裡，看到傳統合院的側邊廂房冒出一個洋樓拱廊。想像年輕的主人出洋做生意掙了錢見了世面，也要像西方的

紳士一樣建個自己的小書房；父母親還是傳統的一家之長，住在四合院廳堂邊的大房間。儒家的權威，跟新紳士的想像混在一起，不只是形式上，在文化上也非常生動寫實。柏克萊畢業後寫了一篇論文談金門合院的生產和再生產功能，1992年發表在巴黎的會議²；1996年寫香港新界的圍村形態轉化³；之後繼續合院的研究一路到2005年的麗江納西的合院轉化。

1985-1992加州的合院地景

Sea Ranch的住宅在舊金山一號公路往北，是七〇年代加州地域主義反派的代表作；幾個單元簡單的圍合形式開放而連續，合院只是空間組合的意圖而不是結果；四周的地景和高程貫穿院落，強烈的海風將松樹林吹得變成斜角形，和加州紅木以及單斜屋面的建築呼應；就像鄰近簡單有力的牧場穀倉，在太平洋的海浪聲中早已成為草坡地景的一部分。當時在柏克萊的老師特別看不上流行的歷史主義或解構形式，而Frampton剛寫了他的批判的地域主義宣言；我重新看了加州的Rudolf Schindler、Irving Gill以及Green & Green和HH Harris的住宅中庭（Patio）；北歐傳統Alvar Aalto小小的避暑小屋，L字形的合院不只是空間形式更是豐富的地域建構和材質；還有Gunnar Asplund的Woodland Chapel 建築的合院與地景，遠遠的呼應了北加州的文化地景特色。

在舊金山TAC的兩年後我第一個負責的圖書館設計，位在加州北面華盛頓州Spokane。他們帶我周圍開車走，體會到美國一望無際的田園景觀——秋天的時候黃色的麥田，像丘陵的緩坡無盡的延綿，農家都有很大的或圓或方的穀倉形態，與農舍成為大地的一體。自以為對當地建築和地景的關係有了感觸，我把穀倉的形式關係類比的運用到圖書館的設計中，由圓形閱覽室展開兩個長方形的書庫。概念固然青澀，紅磚堅實的材料感和簡單的幾何，卻也能讓建築深深的回鑄在大地之上。

上班之餘，開始有朋友的住宅加建或改建，早年的作品柏克萊陶藝家工作室和舊金山南公園畫廊都是這個時期完成的。

合院：跨文化和時間的空間本體

以四合院的形態和轉化作為設計的方法，最早或許是對特定空間文化形式延續的理念，後來不如說是一種對跨文化及時間的空間本體的信念。

漢民居的合院有著強烈的內向性和社會文化的意義；周禮、宗法、家族、九宮、風水；相對於其他文化如朝鮮合院反映地形的有機，或羅馬人大小院子冬季和夏季的生活韻律，或者摩爾人合院裡的小亭流水，漢民居的合院嚴謹而對稱的過於理性；但是當一組院子一進進的串聯，產生了天井庭院的大小變化和內外與過渡性空間交替，或者合院之間的巷弄轉折，中心合院的張力又再度被周邊豐富的建築空間彰顯。除了提供戶外空間的私密性，不同文化都將合

院的陽光、遮蔭和通風作為冬暖夏涼的物理環境調適：從北京胡同大院冬天的陽光，到徽州高高的天井裡透進來的一小片日照，到香港嶺南廟宇隨著香爐冉冉上升的煙和漫射的天光。我們將這些合院的剖面排列開來，計算冬天和夏天的日照角度；再將這些合院的平面擺在一起，分析大小不同的虛實過渡空間；尺度、虛實、動線、分區、流動、邊界；不論是傳統或現代，民居或設計。

從東亞到南歐地中海、北非和中東，合院作為一種跨文化和時間的建築形式，它的形態更是一直影響著現代建築師的形態思考：1901年Tony Garnier的「七間臥室加一個書房的住宅」，一棵合院中的大樹成了住宅的精神核心；密斯在1930年代一系列的合院住宅提案裡，合院形態提供在狹小基地上，住宅的實體和自然的庭院空間的排列組合；1950年代科布的La Tourette修道院和Alvar Aalto的市政廳，作為公共建築的合院以地形的變化或地面連接形式與外部的地景連接；1960年代Woods的柏林自由大學，格子狀的合院成為系統的空間組織；還有Jorn Utzon的住宅和教堂，合院由院子變成隱藏的空間模塊⁴。

形態學的設計

從1980年代中開始，我在讀書和工作過程中閱讀形態學。合院建築作為既存都市環境中具有象徵意義與實質功能的類型，也是漢文化都市紋理的主要類型的構成。在當代建築的論述上，形態（type）的理論持續扮演關鍵的角色，它同時是一個分析的工具也是一個設計的方法。這個方法在羅西（Aldo Rossi）早年《城市的建築》（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一書中被清楚的論述：建築師如同考古學家一般，尋找城市中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Urban Artifact），它們超越了隨時間改變的功能，形態成為恆久的留存。

形態學（Typology），或者說是一種以特定方法作都市再現的類型的邏輯，在安東尼·威德勒（Anthony Vidler）所發展的類型學的分類裡，源自歷史性城市所構成的形式，在他的論述裡，「這種類型學並不是由個別的元素所建立，也不是根據用途、社會意識或技術特性來分類所組合的物件；它代表完整的整體但也準備被拆除分解」。以類型學方式來觀看一個建築設計，需要將形式的結構看成一種產品，或者是一種更深層的既存形式邏輯的再生，一種從歷史演化而來的一套有條理的形態。如此類型的造型與功能、獨立於而又受到歷史時間與特殊涵構，以及政治過程與權威性選擇的影響。因此類型學與其形式的主張建構對立，反過來又同時受到這些現實的約束，如威德勒宣稱，將這些對立的方式投射成為一種建築自主的符號系統與涵意的「特定的領域」，最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領域。

這也可以作為我對合院類型轉化的部分註腳：新合院的形式，或被選擇重新建構後的形式，它們獨立與傳統的居住或宗教功能，家族或宗法等意識形態的約束，而投射成為一種自主的特定領域。

功能的都市建築

作為一種全然不同方式的都市建築，或許在最近更具影響性，和類型學一樣是批判戰後現代城市功能規劃導致的疏離，卻也同時是1920年代前衛傳統的延續，一路到後來的CIAM與Team X和Situationist。它看待都市課題並不是都從既存的形式秩序的功能分布來看，而是從當代都市功能上的可能性來看：精確地產生系統化的量測方式，調查活動的頻率時間表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發展出新的都市圖面分析與註解形式，建立一種詢問與推測的過程。這種機能主義的方式意圖定義功能性分布的規則，以一種隱性的地塊分布的基本原則，形成一種都市與建築物件的操作安排法則。一個計畫案的構成充滿著雙重的意義：領域的位置規則（等高線、主要格線、基礎建設），以及功能計畫的規則（重複的空間、服務、強度）。在開始設計中的主要力量線或功能性矩陣最終被物質化，平面的幾何被加上深度並成為建造的形式⁵。

從早期的公園競賽到近期的西雅圖圖書館，這樣的方法形塑了庫哈斯和MVRDV等荷蘭建築師的都市建築，也多少影響了我們在形態的發展與分析中納入了功能計畫規律性的圖解，它們幫助了城市建築中複雜而潛在力量的物質化。合院與都市建築對我的意義除了Rossi的形態與意涵，也是一個連接空間的系統和具有多重潛在功能的微型城市。這對後來的西安交大、光隆國小、嶺南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設計都有關鍵的影響。

1996，2000地景的連續院落：台南藝術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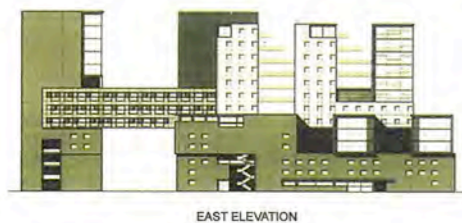
1994年到香港大學教書，開始參加在台灣和中國的一些競圖和建造，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的設計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我們從台南往北經過嘉南平原的自然地景：水稻田、白鷺鷥、水塘、果樹與作物；附近大崎是典型的集村聚落，閩南紅磚的四合院已經轉變成開放式的L字形。音樂學院的宿舍以L形面對山坡圍成方院，一條條的琴房再由宿舍向地景伸展，形成序列的開放式院落。我們想到在深山裡的修道院，走過長長的廊道和中庭，看著遠山藍天，學生走在琴房與宿舍之間的長廊，穿梭在音樂與地景中。

完成後過了幾年著手設計二期，一組院落終於形成了序列的開放合院，我開始意識到空間的尺度和流動；四層樓是大的方院尺度，天橋的連接和大尺度的開口將視覺和身體延伸到地景。這是修道院或學院的尺度，與漫步在大崎村或澎湖金門的合院聚落不同的尺度。

現象與基地

不同於音樂、繪畫、雕刻與電影，建築是受制於環境狀態的，一個構造物（不可移動的）是與其地點的經驗互相交織的。建築的基地不只是在構念上是設計的一個元素，而是其物質與超物質的基礎。建築與基地的功能性關係：視線、陽光方位、動線、可及性，是建築的「物質性」，需要另一種建築的「超越物質性」。「建築

[西安交通大學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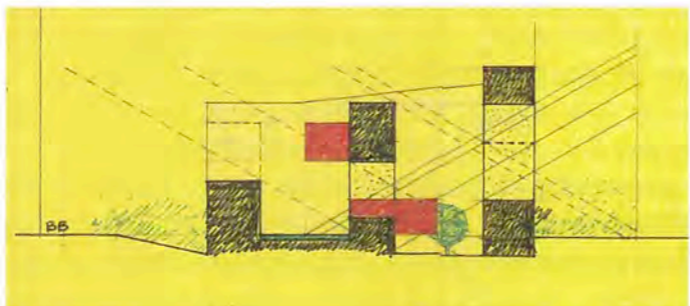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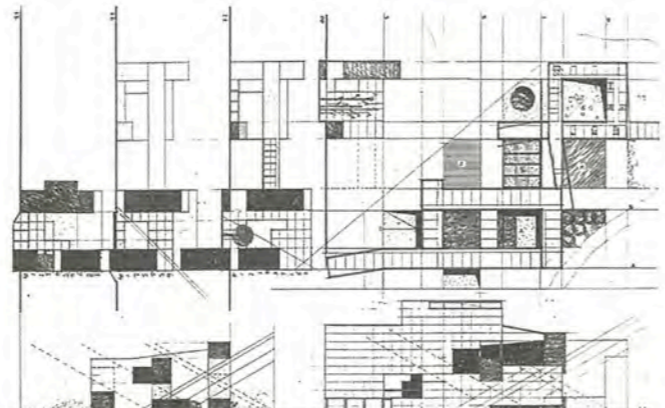
EAST ELEVATION



WEST ELEVATION



[台北大學宿舍]



透過一種連接，一種延伸的動機，詢得以經由與地點的融合和情境意義的結合需要一種經驗的連繫，超物質性的連接，一種詩意的連接。」(Steven Holl, 《Anchoring, 1989》)

Steven Holl 所說的這種在構築中的「現象學式經驗」作為建築設計中組織構念，連結各個不同部位的一種隱藏線索，在巴拉幹 (L. Barragan) 的文字間對地點與現象的宣示，有著更具體生動的描述：「我最早的童年回憶是關於村子附近的農場...，這個村子的供水是由挖空的大圓木以落水管的形式接通，滴水在樹岔構成的支撐結構上，水道橋穿過城市，到達住宅內院，再用石造的大水池來接水。街道上有繫馬的鐵環，覆上苔蘚的挖空圓木，當然，滴水流過全城...，那裡沒有攝影師，我只是留在記憶裡。」⁷

我們這一代在八〇年後讀了Norberg-Schulz的地點精神；在九〇年代經過了影像消費表皮的瞬間情境或去物質性；我回頭發現自己還是一個堅定的地點和建構主義者。巴拉幹這一段用來詮釋其渾厚地域風格建築的文字，對建築提供另一個註腳：最深層的參與，來自對基地及生活敏銳而深刻的體驗。建築在基地上提供的舞台不只是用來滿足眼前代言人的使用需求，是未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場景，一種建築對地點、人與生活的承諾。

2001大樹的合院：中坜和福民小學

921的三個學校設計，第一個學校房子在地震中都倒了，剩下四棵樹和一個不標準的小操場，我強烈的感覺到這四棵樹具體化了這個地點的精神：聯想到路易士·康說的：「學校的起始，是一個人坐在一株大樹下，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是教師，他與一些人討論他的知識，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學生...」。樹和周圍的空間，這就是最早的學校。校長想把學校設計成一個中國花園，而我想到空間和這四棵樹的關係：郭熙的可游、可觀、可居，然後是最後一棵空出來的樹。

第二個學校位在偏遠的山地，不砍去任何一棵樹就成了支配設計最重要的力量。我們儘量的保留了學校的每一棵大樹小樹，不只是因為生態保育，更因為這些村民們的集體記憶。最後的建築線條變成在樹木之間遊走：穿廊開洞給大樹，餐廳開天井給櫻桃樹，廊道的木地板延伸到大王椰樹幹上。建築物在平面圖扭曲不是因為要解構任何東西，因為建築物與大樹共舞，我們沒有太多意識的幾何形式沉迷，設計隨著視覺與觸覺的意識而開展鬆動。

1999-2004觀念的發展：西安交大 / 台北大學

光隆國小和嶺南大學合院的疊加交錯，將低層的合院轉化成水平和垂直的兩組平行系統，概念其實要回溯到1999年我做的一個西安交通大學主樓的競賽。在這個方案裡，面對著學校十數層的功能量體需求，同時看到了既有的校園肌理；六〇年代建築品質良好的長條形校舍，面對拆除的命運。我嘗試著用這樣三層的長條量體作模距，交錯疊加成三度空間的交錯的四合院。在這個方案裡除了平

面圖底的院落之外，我們創造了兩種新型的空間：交疊出來的上層平台和下面挑空的穿廊。嚴格地定義，在這個三度的空間裡的每一層平面，沒有一個是完整圍合的四合院，而是通暢的平行量體；但是我們投影下來的，或是走過的知覺空間卻是合院式的：虛實，明暗，序列，連續。

台北大學宿舍是2000年參加的另一個競圖，帶來了剖面合院的設計概念。在三角形的基地畫分成九宮格式的十四米寬的院落平面；在東西向的主要宿舍量體上打開大的開口，然後在之間的南北向交疊了兩層高的次要連接量體；兩層量體的交錯保證了冬天早晨落入院子的陽光，和夏天打在東西量體上的陰影。建築設計的關鍵決定在剖面的草圖和模型，是「剖面合院」的開端。

這兩個競圖方案都沒有實現；西安交大拿了第二名，台北大學的方案就像大部分我在台灣參加的競圖一樣，太概念了，多半得不到評審的任何青睞。但是它們都是重要的建築思考里程碑，激勵我在日後的方案中再接再厲地轉型設計，完成建造。它們讓我開始思考合院分解後的單元作為形態設計的新起點，更讓我開始思考它們在高密度的都市環境中組構成一個微型城市的可能。現在正在施工的香港理工大學的八期新校區，就是「合院」在高密度城市裡的探索，當然造型和空間的關係上又改變了。

2001, 2007交錯疊加的合院：光隆小學和嶺南大學

在第三個地震後的學校設計裡，光隆國小將近五十個班級。我絞盡腦汁想，如何將一個一千五百名學生的大學校，用一個比較系統的方法來組織空間、創造地點：讓每間教室的外面都能有一個合院和一棵大樹。我試著水平和垂直穿插著把四合院架空疊起來，一樓是院子，二樓是平台。我發現四合院可以是一個公共的空間，變成一個串聯的院落系統，像凡·艾克 (Aldo Van Eyck) 的組織系統一樣。這次試驗給我重要的啟發。

五年之後的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是繼光隆小學後，在現代高密度的多層建築中體現傳統合院空間關係的另一個嘗試。我不想砍樹，也不想讓坡地關係有太大的改變。香港的建築一定是多層，我採用光隆「把四合院疊起來」的作法，但這次以每兩層樓作為一個單元，讓每個教室裡的人走上去或走下來一層就有戶外空間。因為它在坡地的旁邊，所以在平台上都能看到山體、看到樹；雖然實際上有八層，但感覺上都是地面層。在氣候炎熱潮濕的南中國，這種交錯疊加的高層合院不但提供遮蔭與戶外 / 半戶外空間，量體交錯後形成的大開口也引進了空氣的對流。在空間思考的成熟上，這個設計又是一個關鍵的突破。

尺碼，系統，結構，層級

庫哈斯在他暢銷作《S,M,L,XL》裡，用小 / 中 / 大 / 特大的尺度概念來組織他的設計作品，如同他之後一系列的厚重書磚一樣，

用簡化的數據和無厘頭的圖像顛覆學術著作。繼《狂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書，庫哈斯衝在資本主義巨浪的浪頭，用建築愈來愈「大」的現象宣告歷史建築的終結，預示「普通城市」(Generic City)時代的來臨。前一代的荷蘭建築師凡·艾克(Aldo Van Eyck)和他Team 10的同僚們探索的結構與系統問題，卻讓我們對尺度的問題有另一種的思考。

適當的尺度應該受同時大也是小，是多也是少，是遠也是近，簡單而又複雜，開放而又封閉；並且它永遠會同時是部分也是整體，既統一而且多樣。

Aldo Van Eyck, 《Forum》, 1962, no.3, P.81-82

當我們無可避免的面對大，或者更大尺度的環境，如何做到這樣的系統與紋理可以「或小或大」、「簡單而又複雜」、「開放而又封閉」、「是部分也是整體」？Team 10的其他同僚們如史密斯(Peter Smithson)、伍德茲(Shadrach Woods)、迪卡洛(G. De-Carlo)以及凡·艾克的追隨者赫茲伯格(H. Hertzberger)分別由不同的方式做不同的嘗試。凡·艾克是少數於戰後能對簡化功能主義的都市提出批判的建築思想家。他留給世人的少數作品，包括學校、孤兒院、住宅，都表現了在理性的現代主義中顯露的人本精神，展現出整體與各部分構成的多樣性與生命力。面對無可避免的大尺度城市環境，凡·艾克認為可以發展出一種豐富的居住形態，讓多個單元的重複組合不會失去各自的辨認感，反而具備一種整合成更大的整體的能力。小的尺度因為大的整體而彰顯其存在，在這樣的集合形式中，小尺度與大尺度之間交互作用的機制(Gears of Reciprocity)就應該是凡·艾克所說的系統層級了。

2008水池的合院：東莞台商學校游泳館

東莞台商小學游泳館意圖創造一個有不同空間序列層級與尺度的水合院空間，透過空間虛實的對比與層次序列的安排，使學生充分享受水的空間文化與樂趣。建築本身也意圖成為一個能呼吸的有機體：大面積的開窗與天窗在夏季完全開敞；冬季則關閉門窗成為小量體的室內溫水池館。建築造型有如高低二組依層級排列的大型柱列；微傾斜的屋頂板一方面作為太陽能吸熱板的底座，一方面展現傳統建築的起折變化。

一個城市應該包括許多可加疊的並可多面向理解的層級系統，其層級最小的紋理系統應該能反映出其上一個層級已經顯示重疊性的形式。…每一個系統涵蓋了同樣的大小範圍並且一樣重要，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紋理、移動尺度與相關的潛能。這些系統可以由一個衍生出另一個，每一個系統的意義可以支援另一個。

Aldo Van Eyck, 《Forum》, 1962, no.3, P.90

路易斯康的上帝

路易斯康在柏克萊有一棟較少人知道的神學院圖書館，這棟圖書館把我一路帶到緬因州，耶魯，費城，德州和聖地牙哥。康應該是沒有認真討論過合院形態或地域主義，但是他的空間精神以及和自然的互動，對我來說是合院空間的核心。他用磚石可觸摸的體與量，界定了明確的空間秩序，延續現代主義的古典傳統；在他的教堂或圖書館的中庭裡，天光傾瀉而下，宛如向心性的合院空間中的自然。另一方面，康以體量的實虛對比界定空間，而不是牆體的圍合，引導了另一種移動和連續的流動空間，相對於密斯輕而薄的流動；這個二元關係延續到今天的Peter Zumthor的重對比於妹島和世的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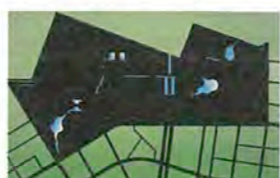
康的心中有上帝，化成菩提樹下的佛陀，或羅馬鄉間的地點守護神(Genius Loci)，海德格的Concept of Dwelling。我想起坐在科布廊香教堂的大堂地上，或是Carlo Scarpa古堡博物館的中庭久久不能自己的那一刻，心中都會想到康的空間。我們的書架上大多是建築師雨後春筍或過眼雲煙的圖像和思想，少數幾本書是隔一陣子會想到又拿出來的，康是其中的一個。

2008, 2010剖面合院：香港理工大學社區學院 / 理工大學八期教學樓

香港理工大學社區學院則是在高層校園的限制下，將合院空間轉化為空中庭院的垂直關係，以四層高的剖面關係的室外空間交錯而上作為校園的主要動線，形塑有地點感而又自然通風採光的垂直校園。香港理工大學的八期教學樓更是企圖形塑一個由不同層高的，不同形式的合院或平台組構而成的微型城市，它包含的空間形式與連接的複合關係更為複雜。這兩棟十幾層高的教學樓，是對一系列高密度、疊加交錯的多層四合院設計的延續，並對以「剖面合院」或「三度空間合院」為基本的空間關係的探索。

其實合院最重要的是在人為的建築中劃出一片自然的小天地。這個自然是藍天白雲和綠樹，是生活，也象徵人跟天地宇宙的關係。用現在生態建築的話說，是自然通風採光，是室內外空間的中介。事實上，室內外交界的地方是建築最敏感的場域，也是我們身體遮蔽和自然最豐富的重疊，它是設計上最具創造潛力的地方。從北方的大院到南方的天井，這些室內外的空間交替是合院在現代生活的功能上給我們的啟示。

基本上，我的案子都想改變室內跟室外空間的關係，除了合院，有時候是通過天窗，有時候是陽台、露台。四合院作為漢民居的基本空間形態，在當今高密度高層的都市環境中，如何轉化變形，成為在高層的條件下可以繼續演化的公共空間，為長時間在高層生活的都市人，一種系統化的戶外空間和生態環境，是這一系列嘗試的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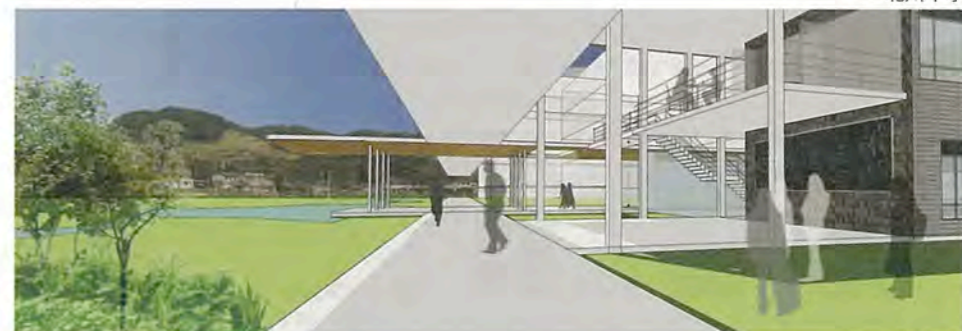


高雄大學

[高雄大學 / 北川中學 / 吉安言愛中學]



北川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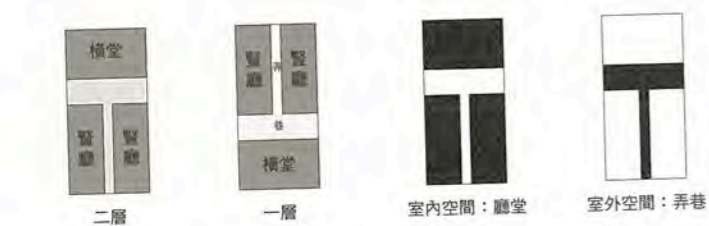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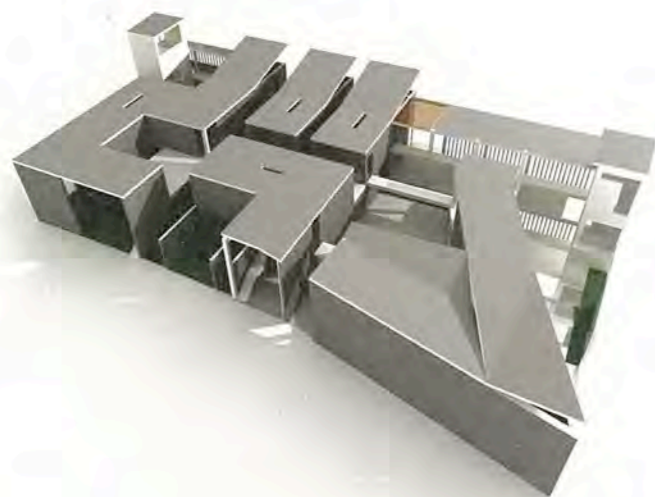


北川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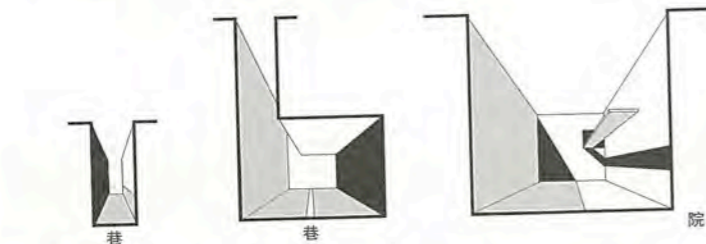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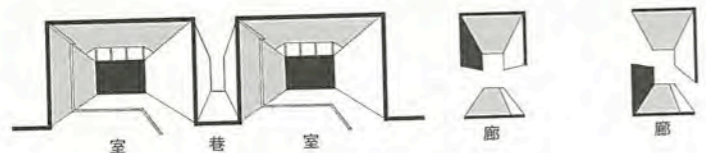


吉安言愛中學

[安仁建川博物館]



室外空間分析圖



分析圖



類型和城市肌理的教學與研究

我在香港大學除了設計課，也開一門「中國城市設計」的研討課，包括傳統城市、殖民城市和當代城市；對形態與肌理的興趣，也從香港延伸到中國其他城市的建築與它們獨特的都市肌理：從北京的胡同到上海的里弄；天津的租界到成都安仁鄉鎮的店舖；從廣州的單位住宅到香港的公屋形態。面對當代中國快速的舊城改造導致城市肌理與歷史建築的消失，以及社區動遷時尖銳的社會衝突，我們分析建築類型的轉變，彰顯形態學的深層研究，探索如何在歷史性都市紋理中尋找新的密度與新的都市生活可能，使其與過去連結並成為未來城市狀態的一部分。

我們首先會調查某些地區的都市紋理的屬性：它們的基本元素、尺度、可即性、穿透性、連接性等。透過疊層與加註記的圖面練習，不只指認紋理的實質類型，也了解這種紋理系統的形成原因。這些設計研究是一種介於城市與建築物之間的中介式協調，一種相互關係：在層級上比都市的結構要小，但比個別的建築物要大。肌理是關於一群個體的建築物放在一起形成的一個較大的整體的尺度，然後成為一種集合式領域與個別領域的整合¹⁰。與紋理相關的概念是形態學。我們要了解它們如何從特定的時間與涵構中產生，探討這些形態如何能組合在一起形成各種公共空間，以及它們的組合邏輯如何能形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城市的肌理。

景觀肌理 / 地景的合院：從高雄到四川到江西

也許是地質系的背景讓我對「地景」有一種科學和感情的著迷。除了自然地景，還有人和地景的長期互動而產生的文化地景，也是Norberg-Schulz講的地景的地點精神：南台灣的水稻田、澎湖水平的海岸線和漁村、北加州海岸的草坡農舍、華盛頓州一望無盡的麥田穀倉、江南春天的油菜花和灰瓦白牆，都是讓我印象深刻且被意義化了的文化地景，也逐漸成為日後我的設計主題。如同建築的肌理，我們也進一步的把這些地景的元素看成「景觀肌理」，成為環境的理念與設計的方法。這些以景觀肌理為主題的項目，包括之前台中的小學以「樹」為主體的設計，正在設計的蘇比克一個以樹林為組織的購物中心，以及起伏地形上的台北白沙灣旅客中心。把景觀變成建築，建築變成地景。

十多年前參加的一個高雄大學的規劃競圖，希望保留原有基地大片的水稻田和魚塘地景，塑造校園主導的大綠地空間。在規劃中把原來的水系和稻田重新整理，變成整個校園開放空間系統核心，把周邊田埂延伸進來，成為道路系統與合院的學院劃分。其實這可以源自Thomas Jefferson設計佛吉尼亞大學的校園規劃：以自然綠地作為校園的象徵，兩側的學院依序展開，起伏的地景向自然的無盡延伸；去年夏天我到Charlottesville，來回時走在午後美國南方的草原，更進一步的接近了Jefferson地景的思想。

這個地景的想法和多層合院的例子一樣，成為我一個潛在的設計主題和動力。兩年前在麻省理工帶學生做四川地震後北川中學的設計，正是延續Jefferson這個地景的想法。面對當前中國快速都市化中日漸消失的農業生態地景，如果說校園有空間的精神和主題，那麼這個精神便是生態和綠地，以及對它的一種象徵化。雖然後來又沒有用這個方案，但是現在我幫香港言愛基金會在江西吉安做三個中學設計，又堅持了這個地景方案的原型：圍著長形的大綠地兩側，序列的學習和生活方院。中國的學校設計的問題，第一是尺度特別大，都是數千人以上；第二是規劃以管理分區為出發點，教學樓、實驗樓、體育樓，難以人本學習為出發。「地景」和「合院」的肌理一樣，將成為明年完工的吉安學校其尺度調控與校園空間的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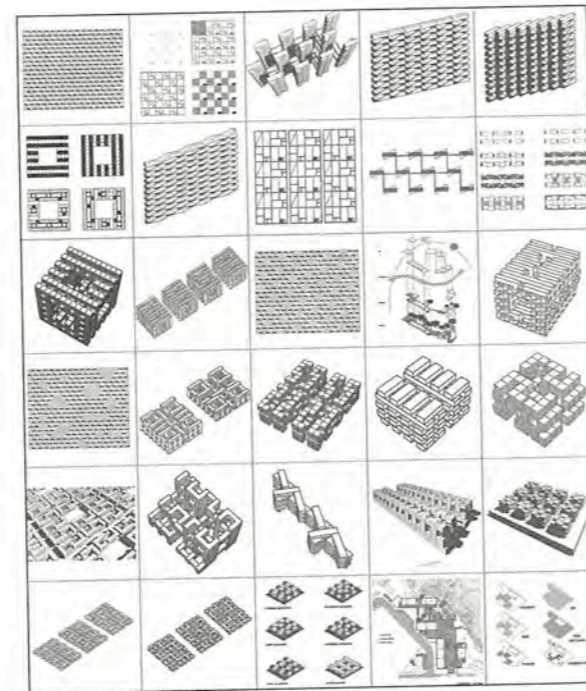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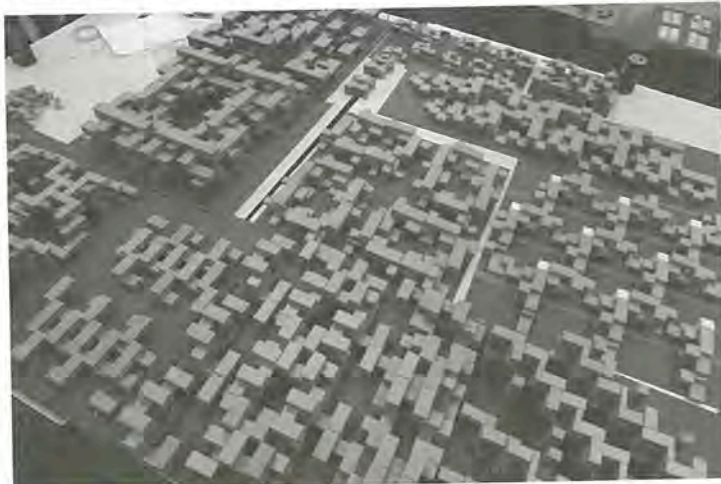
2005，2009肌理、街廓和合院：建川博物館 / 西溪濕地

這些年間，這些原來純粹的研究議題，竟然以不同的方式，逐漸浮現在分別的設計或規劃方案中。在對中國城市肌理研究中的問題：北京胡同或蘇州水系街廓裡居住單元個體以什麼樣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們分割系統，院落和巷道出入系統的機制和邏輯是什麼？這些城市肌理的研究都成為日後城市規劃的基礎。除了合院空間的研究影響了設計實踐，連對中國寺廟的形態學做的整理，後來在新寺廟設計的形態詮釋時都給我用上了。

這就是在合院和地景之後的第三個設計主題—城市肌理，一種建築個體和個體組構成的城市系統。關於城市肌理的研究，除了體現在尺度比較大的城市規劃設計的專案上，比如澳門歷史街區的研究和規劃，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競圖方案的工廠和樹林；還體現在較小建築尺度的西溪濕地藝術村，安仁建川博物館等。在西溪濕地，我們利用建築和水景的關係，將作為觀景器的建築形成高深遠的序列肌理。在安仁老鎮裡，我覺得那種軍閥的大院，還有院子之間夾著的巷子都很有空間力量。於是我們把巷子院子廊道街道的原型改編組合疊加，創造一種新的肌理，作為博物館新形態的展示空間。

香港在高密度的生活中，在不同時期產生了它不同的城市肌理和都市文化。香港的城市肌理不只是像北京胡同那樣的圖底關係，它有旺角這樣六〇年代的街廓、和密織的唐樓與巷弄組織，又有沙田、將軍澳這樣的新市鎮，由商場裙樓塔樓住宅加上天橋和地鐵，連接起來的超大結構。因為在一個非常嚴苛的密度條件下，不管是建築師工程師還是老百姓，為了解決都市基建的實際問題或日常生活，都發揮出三度空間的創意，我們可以用九七年前被拆掉的九龍城寨來做為這種空間的原型¹¹。香港是一個剖面城市，是一種垂直的城市肌理，在這個基礎上也分別寫過香港和澳門的城市空間和天際線的文章，討論這些高層建築形態所再現的城市象徵¹²。

[都市合院主義-威尼斯雙年展]



2008都市合院主義

從三維的合院空間關係出發，結合都市肌理，形成了我最近發展「都市合院主義」的想法。先是為了2008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的香港裝置的研究，我在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的設計課程上用都市合院主義為主題，讓學生做三個低中高密度的合院設計練習。第一個是在郊區的兩層樓合院住宅區；接下來在香港高密度旺角的傳統街廓，容積加倍成八層樓到十層樓的社區；最後容積再加倍，在香港像將軍澳一樣的新市鎮做一個高層的合院住宅街區。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對未來城市空間的想像。轉變後的高層合院空間，可不可以變成依序城市公共空間的通道和節點？可不可以利用合院空間的「空」成為城市組織的方式，在城市裡形成一種新的織理關係。在這些立體的微型都市裡，我們需要以怎麼樣的密度和形態來產生哪一種的公共領域呢？有什麼其他更多組合的方式，來形塑共享空間，以及其居住型式可以使我們的城市成長為一個更豐富與複雜的有機體？

設計首先闡明傳統合院空間品質，檢驗其各項物理特徵表現：大小、尺度、光線、通風、單元、組合連接、交通與轉型。在創新的嘗試下，新的合院如何能同時保有傳統合院形態的三個基本向度：物理性、場所感，以及其社會功能和活動？當密度逐漸增加，它們如何交織組合，成為城市的空間織理？新合院如何重新定義，由原來的平面形式轉為剖面形式？在不同的密度情況下，院落最恰當的規模、高度與組合方式為何？

在這種轉化中，上述的各項物理特徵和社會關係又如何轉變？合院如何由單元的私密空間轉化為群組的半公共空間，與城市的公共空間？當城市的條件改變時，這樣歷史形式能如何面對挑戰而轉化，並仍能保有其空間品質？在形式的變遷中，建築形態如何同時擁有空間延續與創新的雙重能力？

金字塔與迷城

我不時有個困擾，明明設計的建築有非常好的空間，就是找不到一張造型夠震撼的照片給媒體做封面。因為它們不是為金字塔一樣的造型做的，卻是一序列的空間和地點，以及與大自然的聯繫。西方的建築史都以「金字塔」類型的紀念性建築作為時代精神的主題、文化的表徵，更表現帝王國家或資本的威嚴和權力。包括現在的媒體、官僚和企業，多半只喜歡報導和欣賞「金字塔」。在當代的設計論述中，與這種製造金字塔的態度相對的，是如何形塑我們城市肌理的迷宮。我的建築實踐更多的是迷城（Labyrinth），而不是金字塔（Pyramids）；這種被稱為「迷城」的另一種西方建築原型，是多數人日常生活的空間、街巷裡底層的生活世界。

另一方面，我的教書和工作室在香港，家在香港和台灣，設計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又覺得我像是一個薩伊（Edward Said）所說的「放逐的人」（Diaspora）；這種多重身分認同的角色，給我一種異鄉人的文化想像。放逐者的觀念有雙重的張力，一個是全球化

的空間移動中，它讓我們對事情有比較多元的看法，保持冷靜的批判力。第二它逼著你更自覺的對你所在城市的文化，或者設計項目的地點性有更多的投入。這也許正是天生的宿命，我老是遊走在城市之間，又深深記得我住過的地方和發生的事情，這是建築很重要的一部分。也許這兩個比較極端的觀點產生的張力，就是我現在的狀態¹³。

舞台與道具

過去十年，形態和織理的想法不只是我研究分析的主題，也逐漸演變成一種設計的方法與立場，特別是合院形態。透過設計來了解類型與城市肌理，包括台中光隆國小、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香港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杭州西溪濕地、四川建川博物館。教學、研究與設計編織在一起，猶如三條時間軸上的線，不斷的互動重疊與交錯，三個看似獨立的領域，但實際上卻是同一個平台上的互動關係。

十年之後我回到設計的學校，欣見光隆國小一連串的院落生動如昔，加入了新生活的軌跡。小樹變成大樹，有的班級花園種上了蔬菜變成小朋友的菜園，也有的荒蕪待整。當初「使用的想像」的落差不能說沒有，有的物件被改變了，有的卻讓空間更豐富了。最重要的是這個串連合院的系統、或者織理，仍然有力的掌握著地點的架構。週末的中坑，小朋友依舊騎著單車繞著四顆大樹轉；福民國小的想像使用就更真實了；小水池發展成了生態池，穿廊下的漂流木做成了茶座，校長主任一如當初泡著高山茶拿出收成的葡萄招待我們。新使用與痕跡不斷的豐富建築的生命；我們只是在基地中架上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演員才真正要裝置道具，架換布景，粉墨登場¹⁴。

註

- 1 王維仁：澎湖合院住宅形式及其空間結構轉化，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三卷第一期。
- 2 Wang Weijen: "Typological Evolution of Jinmen's Courtyard House and its Social Dominance",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39, Berkeley, 1992.
- 3 Wang Weijen: "AXIAL INVERSIO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Ritual Axis in Hong Kong's Walled-villages" Hong Kong Papers i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Vol.1, Dec. 1998.
- 4 Duncan Macintosh: The modern Courtyard House, London: AA paper No.9, 1960.
- 5 Anthony Vidler: The Third Typology, Opposition 7, 1976.
- 6 Cohen, Jean-Louis: "The Rational Rebel, or the Urban agenda of OMA", in "Rem Koolhaas OMA",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1.
- 7 Luis Barragan: Barragan, The Complete Work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 8 Francis Strawren: Aldo Van Eyck-The Shape of Relativity, P.367-379, Amsterdam: Architectura & Natura, 1998.
- 9 王維仁：建築形態與都市紋理，《重想建築工作室》，邱茂林編，P.228-245，台北：ARCHIDATA，2006。
- 10 Chow, Renee: MArch Studio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 11 王維仁：再織城市；雙年展的主題宣言，《思考再織城市》，P.5-7，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 12 王維仁：競爭的香港天際線，P.32-55，今天85，2009年夏季號。
- 13 設計家：在知行合一的路上：訪香港大學建築系王維仁教授，P.20-27，上海：設計家Vol 47，2010。
- 14 王維仁：SMLXL：關於尺度結構，或者，織理與地點的筆記，台北：可持續性校園研討會論文集，2008。